

用批判的眼光看川端康成《睡美人》中的美与丑，善与恶

王霞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睡美人》是他的晚期作品之一。其中对年轻女性的裸体描写让不少读者一开始就带着偏见来看待这部作品,没有用批判的、全面的眼光来看川端康成对于社会中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作出的深刻思考。《睡美人》有着不同于日式传统保守小说的日本现代主义风格,并且小说无处不体现出川端对俗世间善恶美丑的独特见解,为此它又是一篇追求本真的典型作品。

【关键词】川端康成;《睡美人》;批判眼光;美丑善恶

引言

文学史上表现青春女性之美的题材,永远都比表现政治目的的题材更具有感染读者情绪的神奇力量,而在纷繁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女性无疑是文学艺术家们最钟爱的表现主题之一。人是这世间最伟大的造物,而女人则像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文豪也会借助文字将心上人的美丽留住,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心上人的纯真美好读者也能从他的诗歌中窥得一二。川端康成是一个极具唯美倾向的作家,他一生都在进行美的追求与创造,对女性美好的崇拜,在他的手中化为对女性之美的细腻笔触。

作为一代美学大师,川端在《睡美人》中浓墨重彩的描写了秘密酒馆的“睡美人”的裸体形象,在川端笔下的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外形总是美好的,肉体都是芬芳的。这使得少数读者带着色情的偏见来读这篇小说,而忽略了川端对这些堕落年轻女性的同情和对社会残酷阴暗的叹息。很多读者认为川端对女性裸体的直白描写表示不赞同,认为这些情景的展示是和赤裸裸色情相联系的,这已被证明是一种偏见。其实川端向来是以悲为美,他的笔锋之间充满了对弱势女性群体的悲悯和同情。

1 《睡美人》中的美与丑

在《睡美人》中底层人生活是肮脏的丑恶的,如果作者只是单纯地将这种丑恶展现出来,是不带任何恶意的,川端康成将这种生活的丑恶艺术化,使人们在看到丑恶的同时开始认真地思考生活的阴暗面。小说中年轻女性的身体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其外表的美,美在晶莹剔透的皮肤及完美的身体曲线。世人都会眷恋美好的事物,耄耋之年的老人亦是如此。秘密场所中一个个年轻的姑娘,迫于生计或是其他的原因,在药物的作用下失去知觉,任由陌生的老人摆弄,这一行为无疑是丑恶的。但和干瘪枯瘦的老人比起来,她们的青春美的不可方物,白嫩的肌肤,柔软的秀发,红润的脸颊,这样美好的肉体容易让老人感慨青春的许多好处,叹息年华易逝。

小说主人公已是67岁的老者,江口老人在面对这样一个不省人事的女孩子赤裸着躺在自己身侧,觉得自己的另一颗心脏心跳加速。所谓另一颗心脏绝不是指他胸腔里残喘跳动的那一颗,因为那一颗已经衰老无力,以至于江口常常觉得自己生活中总是忘这忘那。所谓另一颗心脏,指的是江口年轻时的那颗,充满了热血与希望的心,只有在面对这个年轻美丽,酣睡也能看出生机勃勃的女孩子时,那颗心脏才会重新跳动起来,而这种重新活起来

的感觉,江口已经久违。即使清楚地知道自己丑恶行为迟早是要暴露的,但他暂时不愿搅乱这个“秘密俱乐部”的规矩。

江口眼前的姑娘,安静沉睡着,长发秀丽,皮肤洁白极了,除洁白外触感还细腻如玉。这样的描述正是川端一成不变的女性美学写法,在川端的笔下,只有十八九岁不到二十岁的女子是最美的,她们洁白无瑕,没有被世俗繁杂所污染。文中出现的第一个年轻女子正是不到二十岁,洁白的皮肤,身体十足少女般的线条,让江口挪不开眼。多么美好的年纪和身体,江口不由得想到自己耄耋之年的躯壳,风干老去的容颜,皱巴巴的脸,粗糙的手,躺在这样年轻美丽的女孩身边会是怎样一种丑态。所以江口才有了进屋以后试图唤醒女孩,确认她没有知觉,看不见自己的丑态的一幕。这个房间是丑恶的,年轻女性的身体在昏迷后任人摆弄,性命也如草芥蝼蚁一般,如若死了就被拖走如同处理死狗一般。当两个“睡美人”其中一个停止了呼吸时,客栈的女老板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对客人说不要担心,反正还有一个。人性的底线受到挑战,良知在黑暗处缺失。从某种程度来说,死亡对这些女孩也是一种解脱,她们活着的时候深陷泥淖,能够在酣睡中死去,青春就定格在某个梦境瞬间,这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美的。

秘密俱乐部里卧室的梦幻氛围描写是美的。灯光营造的旖旎环境下,不是发生着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年轻女性肉体 and 老人钱袋里金钱的肮脏交易,正是川端用美和丑做了强烈的对比,让读者心情沉重久久无法释然。这样的强烈对比更能表现出川端对这类社会黑暗现象的控诉和谴责,对年轻女性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和惋惜。

川端擅长描写女性,尤其是善于向读者展示女性的双重美,外表美和内在美。在川端的很多著名小说中,男主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并日渐丑陋,而女性的形象往往是青春靓丽,仿佛永远十八岁的少女。并不是川端不愿意相信女人总是要衰老的,而是川端心中高洁美好的女神形象总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川端清楚地知道这世间并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永久地拥有不老的容颜,但他能用文字记录下最美的女性形象就足矣。他笔下的美丽具有一种孤绝的性质,就像昙花一现,女子年轻的身体大都是美的,生命是美的,死亡同样美丽,只有苟延残喘的活着是丑陋的。

2 《睡美人》中的善与恶

“俱乐部的老板叮嘱他:不要对这些女孩做恶作剧,也不要把手指伸进她们嘴里。”这何尝不能看做客栈的女人对这些“睡

美人”的一丝善意，只不过，提供场所让年轻姑娘昏睡不醒被陌生人玩弄这件丑恶的事情同样与她脱不了关系。善恶相依共存，没有人是完全的善，也没有谁是彻底的恶人。女老板的小个身形，说话时习以为常的沉着语气都容易让到访的客人放松警惕，这是她对那些“放心的客人”的善意。她身着华美的和服，腰带却像一只极其丑陋的鸟。老板确实是在努力生存，但是为了生存，她也做了金钱和肉体交易的丑恶帮凶。

江口的恶念，从他一开始向那些“放心的客人”口中打听这些寻花问柳的门路时就展露无遗了，毕竟他还没有像其他老人们那样老，老到彻底失去男性的生理机能。他总认为自己初次到访秘密客栈留下的并不是丑陋的记忆，相反，六十七年间从未有过如此清醇的夜晚，这是他心里最后的美好，是死亡也无法剥夺的美。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江口希望见见醒着的姑娘，被老板拒绝了，那一晚江口的身体根本就没有与姑娘接触，不管是因为安眠药让江口睡得好，还是出于江口对年轻姑娘的同情与喜爱，他的心灵被一种强烈的愧疚的感情抓获了，这无疑也是江口的善心在流露。

川端笔下的老人并不穷困潦倒，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年轻时都非常成功得意。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加，恐惧衰老和边缘化的他们从曾经风光的成功人士慢慢沦为世俗中的失败者。看着身边安睡的美人，只能感叹岁月的不饶人，此时的老人们往往觉得自己非常不幸。老人们除了感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还常常后悔自己年轻时犯下的罪恶，深夜抱着昏睡的少女痛哭流涕，只有年轻美好的肉体能给予他们些许的安慰。

江口是一个要强的男人，但67岁的他对很多事情已经力不从心。在小说里江口等老人怀着对年轻女性美的向往，深夜前往秘密基地这一行为也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和崇拜。这是川端在接触神佛道以后的观念，人都想成佛，却大都堕入魔道，只有在作恶过后，忏悔过后，明白了一切丑陋都是虚幻之后，知道了美好的事物皆是短暂的，只有心灵的宁静是永恒的，才能从魔入佛。川端笔下的江口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年轻时作了恶获得世俗的成功，老了还不忘和其他老人们寻花问柳，直到看透生死，说出自己情愿在睡着的姑娘身边带着安详的笑容死去。他最初去秘密俱乐部的时候，心里并不十分同意维护某个规则，但是最后，他确实也是停止了自已作恶的念头，安心地睡去。

失去意识的那些姑娘也许是善良的，为了老人们那可怜的自尊心，她们选择昏睡，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见，不听见。天亮以后，谁也不打扰谁，但是，这样的善良究竟是自我选择的还是被生活所迫，读者无从得知。川端是故意不去描写这些姑娘醒着的样子，这是肯定的，因为失去意识的姑娘可以看做是被迫陪客，她们的心灵尚是干净，美好，善良的。川端在小说中把这些年轻女性的美丽与悲哀命运揉合在一起，把人性的“善”与“恶”水乳交融，从中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只有用批判的眼光看川端的小说，才能看到他对女性堕落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注。

3 小结

这部小说是典型的短篇小说，书中对于年轻美丽的“睡美人”形象的描写却占了很大篇幅，这尤为吸引读者的注意。秘密俱乐部的常客大都是一群失去了性能力的老年人，被归为“放心的客人”，江口则不同，他尚有欲望也有能力做出伤害“睡美人”的行为，但是，全篇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此类描写，文中只提到过他发现睡美人是处子时就决心要遵守这个地方的规则，不做伤害“睡美人”的恶作剧。江口对自己过去的邪恶行为和想法忏悔，最后彻悟美好的事物都是短暂难以抓住的，由魔入佛。

《睡美人》不仅仅是讲江口老人、客栈女人、年轻的姑娘们的善恶美丑，更是刻画整个社会的两面性，阳光总有照耀不到的角落，阴暗角落里也有人需要生存。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川端康成后期的写作侧重于描写社会众生现象，将文学和美学融入到生活中，而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从几个小人物的事件出发，看遍众生百态，感叹善恶相依，美丑相融。在川端笔尖的美丽梦幻场景下，不是发生着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而是肉体 and 金钱的肮脏交易，正是用两种极端的强烈对比，使川端康成笔下的美与丑、善与恶让读者陷入深思无法释然。

参考文献:

- [1] 川端康成:《睡美人》. 叶渭渠, 唐月梅译,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1年.
 - [2] 郭丽英:《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物哀”情结》,《名作欣赏》2016年.
 - [3] 何乃英:《川端康成——新感觉派的理论家》,《国外文学》1995年第1期,第107-111页.
 - [4] 何乃英:《美而悲: 川端康成小说的艺术风格》,《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第110-117页.
 - [5] 李伟萍:《川端康成与日本传统美》, 山东大学, 2007年.
 - [6] 李治强:《谈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之美》,《时代文学》2009年.
 - [7] 孟庆枢:《川端康成〈睡美人〉解味》,《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2期.
 - [8] 孟庆枢:《川端康成研究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
 - [9] 孟昭毅, 俞久洪:《变态心理与病态美——川端康成〈睡美人〉初探》,《日本文学》1998年第27-40页.
 - [10] 叶渭渠:《川端康成传》.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年第9期.
 - [11] 叶渭渠, 唐月梅:《物哀与幽玄》,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12] 叶渭渠, 唐月梅:《川端康成》, 燕山出版社, 2002年.
 - [13] 肖四新:《本真生命的追求与探寻——论川端康成后期作品的实质与价值》,《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4-117页.
- 作者简介:** 王霞,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